

卷第七十四 道術四

俞叟 陳季卿 陳生 張定 石旻 唐武宗朝術士

俞叟

尚書王公潛節度荊南時，有呂氏子，衣敝舉策，有饑寒之色，投刺來謁。公不為禮。甚怏怏，因寓於逆旅。月餘，窮乏益甚，遂鬻所乘驢於荊州市。有市門監俞叟者。召呂生而語，且問其所由。呂生曰：「吾家於渭北，家貧親老，無以給旨甘之養。府帥公吾之重表丈也，吾不遠而來，冀哀吾貧而周之。人謁而公不一顧，豈非命也？」叟曰：「某雖貧，無資食以周吾子之急。然向者見吾子有饑寒色，甚不平。今夕為吾子具食，幸宿我宇下。」生無以辭焉。」呂生許諾。於是延入一室，湫隘卑陋，摧簷壞垣，無床榻茵褥。致敝席於地，與呂生坐，語久命食，以陶器進脫粟飯而已。食訖，夜既深，謂呂生曰：「吾早年好道，常隱居四明山，從道士學卻老之術，有志未就，自晦跡於此，僅十年，而荊人未有知者。以吾子困於羈旅，得無動於心耶？今夕為吾子設一小術，以致歸路裹糧之費，不亦可乎？」呂生雖疑誕妄，然甚覺其異。叟因取一缶合於地，僅食頃，舉而視之，見一人長五寸許，紫綬金腰帶，俯而拱焉。俞叟指曰：「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。」呂生熟視其狀貌，果類王公，心默而異之。因戒曰：呂乃汝之表姪也，家苦貧，無以給旦夕之贍，故自渭北不遠而來。汝宜厚給館穀，盡親親之道。汝何自矜，曾不一顧，豈人心哉！今不罪汝，宜厚賞之，無使為留滯之客。」紫衣僕而揖，若受教之狀。叟又曰：「呂生無僕馬，可致一匹一僕，縑二百匹，以遺之。」紫衣又僕而揖。於是卻以缶合於上，有頃再啟之，已無見矣。明旦，天將曉，叟謂呂生曰：「子可疾去，王公旦夕召子矣。」及歸逆旅，王公果使召之，方見且謝曰：「吾子不遠見訪，屬軍府務殷，未果一日接言，深用為愧，幸吾子察之。」是日始館呂生驛亭，與宴游累日。呂生告去，王公贈僕馬及縑二百。呂生益奇之，然不敢言。及歸渭北，後數年。因與友人數輩會宿，語及靈怪，始以其事說於人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陳季卿

陳季卿者，家於江南。辭家十年，舉進士，志不能無成歸，羈棲輦下，鬻書判給衣食。常訪僧於青龍寺，遇僧他適，因息於暖閣中，以待僧還。有終南山翁，亦向僧歸，方擁炉而坐，揖季卿就炉。坐久，謂季卿曰：「日已晡矣，得無餒乎？」季卿曰：「實饑矣，僧且不在，為之奈何？」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，出藥方寸，止煎一杯，與季卿曰：「粗可療饑矣。」季卿啜訖，充然暢適，饑寒之苦，洗然而癒。東壁有《寰瀛圖》，季卿乃尋江南路，因長歎曰：「得自謂泛於河，游於洛，泳於淮，濟於江，達於家，亦不悔無成而歸。」翁笑曰：「此不難致。」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，作葉舟，置圖中渭水之上，曰：「公但注目於此舟，則如公向來所願耳。然至家，慎勿久留。」季卿熟視久之，稍覺渭水波浪，一葉漸大，席帆既張，恍然若登舟。始自渭及河，維舟於禪窟蘭若，題詩於南楹云：「霜鐘鳴時夕風急，亂鴉又望寒林集。此時輟掉悲且吟，獨向蓮花一峰立。」明日，次潼關，登岸，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：「度關悲矢志，萬緒亂心機。下坂馬無力，掃門塵滿衣。計謀多不就，心口自相違。已作羞歸計，還勝羞不歸。」自陝東，凡所經歷，一如前願。旬餘至家，妻子兄弟，拜迎於門。夕（夕原作側，據明抄本改）有《江亭晚望》詩，題於書齋云：「立向江亭滿目愁，十年前事信悠悠。田園已逐浮雲散，鄉里半隨逝水流。川上莫逢諸釣叟，浦邊難得舊沙鷗。不緣齒發未遲暮，今對遠山堪白頭。」此夕謂其妻曰：「吾試期近，不可久留，即當進掉。」乃吟一章別其妻云：「月斜寒露白，此夕去留心。酒至添愁飲，詩成和淚吟。離歌樓鳳管，別鶴怨瑤琴。明夜相思處，秋風吹半衾。」將登舟，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：「謀身非不早，其奈命來遲。舊友皆霄漢，此身猶路歧。北風微雪後，晚景有雲時。惆悵清江上，區區趁試期。」一更後。復登葉舟，泛江而逝。兄弟妻屬，慟哭於濱，謂其鬼物矣。一葉漾漾，遵舊途至於渭濱，乃賃乘，復遊青龍寺，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。季卿謝曰：「歸則歸矣，得非夢乎？」翁笑曰：「後六十日方自知。」而日將晚，僧尚不至。翁去，季卿還主人。後二月，季卿之妻子，齎金帛，自江南來，謂季卿厭世矣，故來訪之。妻曰：「某月某日歸，是夕作詩於西齋，並留別二章。」始知非夢。明年春，季卿下第東歸，至禪窟及關門蘭若，見所題兩篇，翰墨尚新。後年季卿成名，遂絕粒，入終南山去。（出《慕異記》）

陳生

茅山陳生者，休糧服氣，所居草堂數間，偶至延陵，到傭作坊，求人負擔藥物，卻歸山居。以價賤（賤原作錢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多不肯。有一夫壯力，然神少，頗若癡者，疥瘡滿身，前拜曰：「去得。」遂令挈囊而從行，其直多少，亦不問也。既至，因願留彩薪，都不計其價。與陳生約：日五束。陳曰：「吾辟穀，無飯與餐。」答曰：「某是貧窮人，何處得食？但斲草根餐，亦可矣。」遂每日斲柴十束，五束留於房內自燒，五束供陳生。會山有衣冠家妻患齒，詣陳生覓藥，其家日求之，又令小婢送梨餅子之類。陳生休糧，果食亦不食也，每至，則被傭者接而食之。仍笑謂曰：「明日更送來，我當有藥。」如此者數四。一日，傭者並送柴十束，納陳生處，為兩日用。夜後遂扃門熾火，攜一小鍋入。陳生密窺之，見於葫蘆中瀉水銀數合，煎之。攪如稀錫，投一丸藥，乃為金矣。傭者拈兩丸，以紙裹置懷中，餘作一金餅，密齎出門去。明日日高起，求藥者已至，乃持丸者付之。令患齒者含之。一丸未半，乃平復矣，痛止，第出蟲數十。陳生伺傭者出，於房內搜而觀之，得書二卷，不喻其旨，遂藏之。傭者至，大怒，罵陳生。生不敢隱，卻還之。曰：「某今去矣。」遂出門，入水沐浴，乃變為美少年，無復瘡疥也。拜訖，跳入深澗中，遂不知所之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張定

張定者，廣陵人也，童幼入學。天寒月曉，起早，街中無人。獨行百餘步，有一道士行甚急，顧見之，立而言曰：「此可教也。」因問：「汝何所好？」答曰：「好長命耳。」道流曰：「不難致。汝有仙骨，求道必成。且教汝變化之術，勿泄於人。十年外，吾自迎汝。」因以口訣教之。定謹訥小心，於家甚孝。亦曾私為此術，召鬼神、化人物，無不能者。與父母往連水省親，至縣，有音樂戲劇，眾皆觀之，定獨不往。父母曰：「此戲甚盛，親表皆去，汝何獨不看邪？」對曰：「恐尊長要看，兒不得去。」父母欲往，定曰：「此有（有原作又，據明抄本改）青州大設，可亦看也。」即提一水瓶，可受二斗以來，空中無物。置於庭中，禹步繞三二匝，乃傾於庭院內，見人無數，皆長六七寸。官僚將吏、士女、看人，喧闐滿庭。即見無比設廳戲場，局筵隊仗，音樂百戲，樓閣車棚，無不精審。如此宴設一日，父母與看之。至夕，復側瓶於庭，人物車馬，千群萬隊，邐迤俱入瓶內。父母取瓶視之，亦復無一物。又能自以刀劍剪割手足，剝剔五臟，分掛四壁。良久，自復其身，晏然無苦。每見圖障屏風，若人物音樂，皆以手拈之，皆能

走歌舞，言笑趨動，與真無異。父母問其從何學之，曰：「我師姓藥，海陵山神仙也。已錫昇天之道，約在十年，今七年矣。」辭家人天柱潛山，臨去白父母曰：「若有意念，兒自歸來，無深慮也。」如是父母念之，即便還家，尋復飛去。一日謂父母曰：「十六年後，廣陵為瓦礫矣。可移家海州，以就福地。」留丹二粒與父母，曰：「服之百餘年無疾。」自此不復歸。父母服丹，神氣輕爽，飲食嗜好，倍於少壯者。遂移居海州。乾符中，父母猶在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石旻

有石旻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浪跡江湖之間，有年數矣。道術玄妙，殆不可測。長慶中，客於宛陵郡。有雷氏子，常為宣城部將。一日，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，旻亦在座。其家僮網得一魚，長數尺，致於舍。是日，雷生與客俱深醉。諸客盡去，獨旻宿雷氏別墅。時夏暑方甚，及明日視其魚，已敗爛不可食矣。家僮將棄之，旻謂之曰：「此魚雖敗，吾有良藥，尚可活之，安可棄耶？」雷生笑曰：「先生妄矣！誠有良劑，安能活此魚耶？」曰：「吾子幸觀之。」於是衣中出一小囊，囊有藥數粒，投於敗魚之上。僅食頃，其魚鮮潤如初，俄搖鬣振鱗，若在洪流中。雷生驚異，再拜謝曰：「先生之術，可謂神矣！某輩塵俗聾聵，望先生高蹤，若井鮒與雲禽，焉得而為伍乎？」先是雷生有症疾積年，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餌，欲冀瘳其久苦。旻不可，且曰：「吾之丹至清至廉，爾曹俗人，嗜好無節。臟腑之內，腥膻委集。設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，則臟腑之氣與藥相攻，若水火之交戰，寧有全人乎？慎不可食。」旻又言：「神仙不難得，但塵俗多累，若檻猿籠鳥，徒有騫翔超騰之心，安可致乎？」會昌中，卒於吳郡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武宗朝術士

唐武宗皇帝，好神仙異術。海內道流方士，多至輦下。趙歸真探蹟玄機，以制鉛汞，見之者無不竦敬。請於禁中築望仙台，高百尺，以為驂鸞馭鶴，可刻期而往。常雲飛煉須得生銀。詔使於樂平山收採，既而大役工徒，所出者皆頑石礦，無從而得。歸真乃齋醮數朝，以御札致於巖穴。俄有老人杖策向至曰：「山川寶物，蓋為有道而出；況明主以修真為念，是何感應不臻？尊師無復懷憂，明當從請。」語罷而出，莫知所之。是夕有聲如雷，山礦豁開數十丈，銀液盆然而湧，與入用之數相符。禁中修煉至多，外人少知其術。復金陵人許元長、王瓊者，顯書符幻變，近於役使鬼神。會昌中，召至京國，出入宮闈。武皇謂之曰：「吾聞先朝有明崇儼，善於符篆，常取羅浮柑子，以資御果，萬里往來，止於旬日。我師得不建先朝之術，比美崇儼乎！」（建字疑是逮字之訛，按《劇談錄》下此句作「我雖聖德不逮先朝，卿之術豈便劣於崇儼」）元長起謝曰：「臣之受法，未臻玄妙。若涉越山海，恐誣聖德；但千里之間，可不日而至。」武宗曰：「東都常進石榴，時已熟矣。卿是今夕當致十顆。」元長奉詔而出。及旦，寢殿始開，以金盤貯石榴，置於御榻。俄有中使進奏，亦以所失之數上聞。靈驗變通，皆此類也。王瓊妙於祝物，無所不能。方冬，以藥封桃杏數株，一夕繁英盡發，芳芬穠豔，月餘方謝。及武皇厭代，歸真與瓊俱竄逐嶺表，唯元長逸去，莫知所在。（出《列仙譚錄》。明抄本作出《列仙傳》。按見《劇談錄》卷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